

福

七
十

御
黨

速

而
泰
伯

子
罕

服部文庫

117

238

3



117
238
3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七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述而第七



正義曰此篇皆明孔子之志行也以前篇論賢人君子及仁者之德行成德有

漸故以聖人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包曰老彭

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



子曰至

義曰此章記仲尼著述之謙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老彭殷賢大夫也老彭於時但述修先王之道而不自制作篤信而好古事孔子言今我亦爾故云比老彭猶不敢顯言故云竊

論語

卷之七

及古

言言頭
去老彭殷賢大夫者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
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
壽見聞世本云姓鏗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
下史年八百歲鏗音翦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堯臣仕
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弼云老聃彭是彭祖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
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云好述古事我若老彭
但述之耳者言老彭不自制作好述古事仲尼言我
亦若老彭
但述之耳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

識之學古而心不厭教誨於人無有倦息他
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

此章言孔子憂在脩身也德在脩行學須講習聞義
事當徙意從之有不善當追悔改之夫子嘗以此四
者為憂憂已恐有不脩不講不
徙不改之事故云是吾憂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謂體貌和舒如似申申天天也故玉藻云受一爵
而色洒如也及鄉黨每云如也者皆謂容色如此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

命吾充

命吾充

命吾充

命吾充

復夢見周公知是吾衰老甚矣

子曰志於道

志慕也

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於德

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依於仁

功施於人故可倚游於藝

子曰至德以道為本二曰敏德以行為本三曰孝

而巳正義曰道者虛通無擁自然之謂也王弼曰道

者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無

體不可為象是道不可體故但志慕而已

至可據正義曰德者得也物得其所謂之德寂然全

無則謂之道離無入有而成形器是謂德業少儀云

十依於德游於藝文與此類鄭註云德三德也一曰

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周禮師氏掌以三德教國

子一曰至德以道為本二曰敏德以行為本三曰孝

德以知逆惡註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

行至德中和之德覆幬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

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孫

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

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者是德有成形者也夫立身行道

唯杖於德故可據也依倚也至可倚正義曰博施

於民而能濟眾乃謂之仁恩被於物物亦應之故可

倚賴周禮保氏云掌養國子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

數也周禮保氏云掌養國子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

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註

云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

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劍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

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

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

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此六者所以飾身耳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禮 子曰至誨焉正義曰此章言已誨人

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

禮 曰此章言已誨人

不卷也束脩禮之薄者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而來學者則吾未嘗不誨焉皆教誨之也**禮** 子曰至誨之正義曰云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者案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十脔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為禮然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也 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

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

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

也 子曰至復也

言誨人之法啟開也言人若不心憤憤則孔子不為開說若不口悱悱則孔子不為發明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其說之也畧舉一隅以語之凡物有四隅者舉一則三隅從可知學者當以三隅反類一隅以思之而其人若不以三隅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也 喪者哀感飽食於其

側是無惻隱之心

也 子食至飽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

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故食而不飽以喪者哀感若飽食於其側是無惻愴隱痛之心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也 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棄於禮

容

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於是日聞喪或弔人而哭則終是日不歌也若一日

之中或哭或歌是褻瀆於禮容故不為也
檀弓曰弔於人是日不樂註引此文是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孔子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子路曰

子行三軍則誰與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

美顏淵以為已勇至於夫子為三軍將亦當誰與已

同故發此問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孔曰暴虎徒搏馮河徒涉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也子謂至者也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已行藏

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者言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用舍隨時行藏不忤於物唯我與汝同有是行夫子

路口子行三軍則誰與者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
美顏淵以已有勇故發此問曰若子行三軍之事為
三軍之將則當誰與同子路意其與已也子曰暴虎
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者空手搏虎為暴虎無
舟渡河為馮河言人若暴虎馮河輕死而不追悔者
吾不與之同也子路之勇若此故孔子抑之也必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此又言行三軍所與之
人必須臨事而能戒懼好謀而有成功者吾則與之
行三軍之事也所以誘子路使慎其勇也孔曰大
國三軍正義曰此司馬序官文也
馮河徒涉正義曰釋訓文也舍人曰無兵空手搏之
郭璞曰空手執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郭璞
曰無舟楫詩傳云馮陵也然則空
涉水陵波而渡故訓馮為陵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鄭曰富貴

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

鞭之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曰所

好者古人之道子曰至所好正義曰此章孔子言

貴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若富貴而於道可

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則當從吾所

好者古人之道也雖執鞭賤職正義曰案周禮秋

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

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註云趨辟趨而辟行

人若今卒辟車之為也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

鞭賤職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

獨能慎之子之所慎齊戰疾正義曰此一章記孔

日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也故戒慎之左傳曰

皆陳曰戰夫兵凶戰危不必其勝重其民命固當慎

之君子敬身安體若偶嬰疾病則慎其藥劑以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周曰孔子在齊聞習韶

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王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

義曰此章孔子美韶樂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

味者韶舜樂名孔子在齊聞韶樂之盛美故三月

忽忘於肉味而不知也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者

韶樂乃至於此齊也王曰至於此齊正義曰云為

作也者釋言云作造為也互相訓故云為作也云不

圖作韶樂至於此齊者言不意作此韶樂至於齊

也韶是舜樂而齊得作之者案禮樂志云夫樂本情

性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

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

論語疏

卷之二十六

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

鄭曰為猶助也衛君者謂輒

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聩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

蒯聩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

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

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為仁豈有怨

乎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

義曰此章記孔子崇仁讓也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者為猶助也衛君謂出公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聩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子而拒父惡行之甚時孔子在衛為輒所賓禮人疑孔子助輒故冉有言問其友曰夫子之意助輒不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者子貢承冉有之問其意亦未決故諾其言我將入問夫子庶知其助不也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此子貢問孔子辭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兄弟讓國遠去終於餓死今衛乃父子爭國爭讓正反所以舉夷齊為問者子貢意言夫子若不助衛君應言夷齊為是夫子若助衛君應言夷齊為非故入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者孔子答言是古之讓國之賢人也曰怨乎者此子貢復問曰夷齊初雖有讓國之賢而終於餓死得無怨恨耶所以復問此者子貢意言若夫子不助衛君應言不怨若助衛君則應言有怨也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者此孔子答言不怨也初心讓國求為仁也君子殺身以成仁夷齊

雖終於餓死得成於仁豈有怨乎故曰又何怨出曰
 夫子不為也者子貢既問而出見冉有而告之曰夫
 子不助衛君也知其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
 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鄭曰至不乎
 正義曰云衛靈公逐太子蒯聵者案左傳定十四年
 蒯聵謀殺靈公夫人南子不能而出奔宋是也云公
 薨而立孫輒者哀二年左傳曰夏衛靈公卒夫人曰
 命公子郚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郚與於他子且君沒
 於吾手若有之郚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是也云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者亦哀二年春秋
 文也云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是也春秋哀三
 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是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曰

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為樂不義而富且貴於

我如浮雲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

已之有子曰至浮雲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樂道而

樂亦在其中矣疏食菜食也肱臂也言已飯菜食
 飲水寢則曲肱而枕之以此為樂不義而富且貴於
 我如浮雲者富與貴雖人之所欲若富貴
 而以不義者於我如浮雲言非已之有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
 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子曰至過矣正義曰此章

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易之為書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吉凶悔吝豫以告人使人從吉不從凶故
 孔子言已四十七學易可以無過矣易窮理至大
 過正義曰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說卦文也命者
 生之極窮理則盡其極也云五十而知天命者為政
 篇文云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

者漢書儒林傳云孔子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是孔子讀易之事也言孔子以知天命終始之年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書則能避凶之吉而無過咎謙不敢自言盡無其過故但言可以無大過矣

子所雅言

註

孔曰雅言正言也

詩書執禮

皆雅言也

註

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

所諱禮不誦故言執

疏

子所至言也正義曰此章記事雅正也子所正言者詩書禮也此三者先王典法臨文故學讀之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肯文誦但記其揖讓周旋執而行之故言執也舉此三者則六藝可知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註

孔曰葉公名諸梁楚

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荅子曰女

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

疏

葉公至云爾正義曰此章記孔子之為人

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問孔子於子路不對者葉公於子路子路未知所以荅故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者孔子聞子路不能荅故教之奚何也言女何不曰其老之將至云爾乎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註

鄭曰言

也稱公

此者勸人學。疏子曰至者也。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曰：我非生而知之者，但愛好古道，敏疾求學而知之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疏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舛盪舟鳥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事。

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

疏子曰：不語怪力亂神。正義曰：此章記夫子為

教不道無益之事，怪，怪異也。力，謂若舛盪舟鳥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疏鳥獲舉千鈞，正義曰：鳥獲古之有力人，三十斤為鈞，言能舉三萬斤之重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

疏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疏子曰：至改之，正義曰：此章言學無常

之故無常師。

疏師也。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相懸，但

敵體耳。然彼二人言行，必有一人善，一人不善，我則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有善可從，是為師矣。故無常師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疏包曰：桓魋，宋司馬

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

其如予何。

疏子曰：至予何，正義曰：此章言孔子無憂

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故孔子發此語，言天生德於予者，謂天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桓魋必不能害我，故曰其如予何。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包曰二三子

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為有

所隱匿故解之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包曰

包曰我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疏子曰至

義曰此章言孔子教人無所隱惜也子曰二三子以

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者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

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常以為夫子有所隱匿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

文行忠信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行教以此四事為先

也文謂先王之遺文行謂德行在心為德施之為行

中心無隱謂之忠人言不欺謂之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疾

世無明君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

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子曰難可名之為有常子曰聖人至恒矣正義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者

聖人謂上聖之人若堯舜禹湯也君子謂行善無怠

之君也言當時非但無聖人亦無君子也子曰善人

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者善人即君

奢泰行既如此難
可名之為有常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孔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為大

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弋繳射也，宿宿鳥

繳繫一竿而釣取魚也，綱者為大綱，羅屬著綱以

橫絕流而取魚也，釣則得魚少，綱則得魚多，孔子但

釣而不綱，是其仁也，弋繳射也，宿宿鳥也，夫子雖為

弋射，但晝日為之，不夜射，栖身也，為其欺暗必中，且

驚眾也，孔曰：至宿鳥，正義曰：云釣者一竿釣，綱者

為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者，此註文句

交互，故少難解耳，若其次序，應云：釣者一竿釣，以繳

繫釣，綱者為大綱，以橫絕流，羅屬著綱也，繳即線也

也，謂以繩為大綱，用綱以屬著此綱，施之水中，橫絕

流以取魚，舉綱則提其綱也，云弋繳射也者，夏官司

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為繩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包曰：時人有穿

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

而識之，知之次也。孔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

子曰：至次也，正義曰：此章言無穿鑿也，子曰：蓋有不

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此言時人蓋有不知理道，穿

鑿妄作篇籍者，我即無此事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

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此言人若多聞擇善而從

之，多見擇善而識之，能如此者，比天生知之，

可以為次也，言此者，所以戒人不為穿鑿。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

人皆愚，故曰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此章言互鄉人皆愚，故曰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此章言互鄉人皆愚，故曰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註孔

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係其往也

註鄭曰

往猶去也人虛已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係其去後之行

註

互鄉至往也正義曰此章言教誨之道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者互鄉

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琳公云此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入字通為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者孔子以門人怪已故以言語之言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也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乎人潔

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係其往也者往猶去也言人若虛已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係其去後之行去後之行者謂往前之行今已過去顧歎云往謂前日之行夫人之為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終先迷後得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日之行非我所係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註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即

是斯仁至矣子曰至至矣正義曰此章言仁道不遠行之即是以故曰仁道豈遠乎哉我欲行仁即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註孔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

魯昭公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

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孔曰巫馬期弟子名施

相助匪非曰黨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

當稱吳姬諱曰孟子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

過人必知之

孔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

聖人道弘故受以為過

陳司至知之正義曰此章

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者陳大夫為司寇之官舊聞魯

昭公有違禮之事故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

禮者答言昭公知禮也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

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者相助匪非曰黨孔子

既答司敗而退去司敗復揖弟子巫馬期而進之問

曰我聞君子不阿黨今孔子言昭公知禮乃是君子

亦有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

孰不知禮者孰誰也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

取之當稱吳姬為是同姓諱之故謂之吳孟子若以

魯君昭公而為知禮又誰不知禮也巫馬期以告子

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巫馬期以司敗之言

告孔子也孔子初言昭公知禮是諱國惡也諱國惡

禮也但聖人道弘故受以為過言丘也幸苟有過人

必知之也司敗官名陳大夫正義曰文十一年左

傳云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也杜註云陳楚各司

寇為司敗也傳言歸死於司敗知司敗主刑之官司

寇是也此云陳司敗楚子西亦云司敗知陳楚同此

名也孔曰至孟子正義曰云巫馬期弟子名施者

史記弟子傳云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鄭玄

云魯人也云魯吳俱姬姓者魯周公之後吳泰伯之

後故云俱姬姓也云禮同姓不昏者曲禮云取妻不

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又大傳曰繫之以

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

周道然也云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而諱曰孟子者案

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氏傳曰昭公

娶於吳故不書姓此云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

子

子

子

子。是魯人常言稱孟子也。坊記云：魯春秋云：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舊史書為孟子卒，及仲尼修春秋，以魯人已知其非諱，而不稱姬氏。諱國惡禮也，因而不改，所以順時世也。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於冊。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經無其事也。左傳文也。案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是君親之惡，務於欲掩之，是故聖賢作法，通有諱例。杜預曰：有時而聽之，則可也。正以為後法，則不經，故不奪其所諱，亦不為之定制。言若正為後法，每事皆諱，則為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不可盡令諱也。人之所極，唯君與親。纔有小惡，即發其短，非復臣子之心。今無愛敬之義，是故不抑不勸，有時聽之，以為諱惡者，禮也。無

隱者直也，二者俱通，以為世教也。云：聖人道弘，故受以為過者。孔子所言，雖是諱國惡之禮，聖人之道，弘大，故受以為過也。我答云：孔子得巫馬期之言，稱已名云：是已幸，受以為過。故云：苟有過人，必知之。所以然者，昭公不知禮，我答云：知禮若使司敗不譏我，則千載之後，遂永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為知禮，則亂禮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受，以為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為幸也。繆協云：諱則非諱，若受以為過，則所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也。曩司敗之問，則詭言以為諱。今苟將明其義，故曩之言為合禮也。苟曰：合禮，則不為黨矣。若不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樂其善，故使重

歌而自和之。子與至和之，正義曰：此章明孔子重

人歌善，合於雅頌者，樂其善，故使重歌之，審其歌意，然後自和而答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

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躬行君子則吾

未之有得子曰文至

曰此章記夫子之謙德也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但猶如常人也躬身也言身為君子已未能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子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

聖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

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

能學況仁聖乎子曰至學也正義曰此章亦記孔子之謙德也子曰若聖與仁則吾

豈敢者唯聖與仁人行之大者也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者抑語辭為猶學也孔子言已學先王之道不厭教誨於人不倦但可謂如此而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者公西華問孔子云學之不厭誨人不倦故谷於孔子曰正如所言不厭不倦之二事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

子疾病子路請禱包曰禱禱請於鬼神子曰有諸

周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子路對曰有之誅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子路失指誅禱篇名子曰

丘之禱久矣子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

禱久矣子曰疾病至久矣正義曰此章記孔子不諂求於鬼神也子疾病子路請禱者孔子疾

病子路告請禱求鬼神冀其疾愈也子曰有諸者諸之也孔子以死生有命不欲禱祈故反問子路曰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者誅禱篇各誅累也累功德以求福子路失孔子之指故曰有之又引禱篇之文以對也子曰丘之禱久矣者孔子不許子路故以此言拒之若人之履行違忤神明罹其咎殃則可禱請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不及禮固陋也

正義曰此章戒人奢僭也孫順也固陋也言奢則僭上而不順儉則偏下而窶陋二者俱失之與其不順也寧為窶陋是奢不如儉也以其奢則僭上儉但不及禮耳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鄭曰坦蕩蕩寬廣貌

長戚戚多憂懼

子曰至戚戚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面貌不同也坦蕩蕩寬廣貌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子曰溫至而安正義曰此子體貌溫和而能嚴正儼然人望而畏之而無剛暴雖為恭孫而能安泰此皆與常度相反若臯陶謨之九德也他人不能唯孔子能然故記之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八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泰伯第八

正義曰此篇論禮樂仁孝之德賢人君

鄙薄小人遂稱堯舜及禹文王武王以前篇論孔子之行此篇首末載聖賢之德故以為次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

稱焉

王曰泰伯周大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

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

為至德也。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正義曰此章論泰伯讓位之德也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三以天下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言之者故所以為至德而孔子美之也鄭玄註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太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王曰至至德也正義曰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云云者史記吳世家云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長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辟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泰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泰伯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蕙畏懼之貌言

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

禮則絞馬曰絞絞刺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

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

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

行不偷薄子曰至不偷正義曰此章貴禮也子曰

孫而無禮以節之則自困苦慎而無禮則蕙者蕙畏

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勇而無禮

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是泰伯讓位之事也

則亂者亂謂逆惡言人勇而不以禮節之則為亂矣直而無禮則絞者正曲為直故為絞刺也言人而為直不以禮節則絞刺人之非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者君子人君也篤厚也興起也偷薄也言君能厚於親屬則民化之起為仁行相親友也君不遺忘其故舊故民德歸厚不偷薄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鄭曰啓開也

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

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孔

曰此言詩者喻已常戒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

知免夫小子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

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曾子至小子正義曰此章

言曾子之孝不敢毀傷也會子有疾召門弟子曰敢毀傷故有疾恐死召其門弟子使開衾而視之以明無毀傷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小雅小旻篇文也戰戰恐懼兢兢戒慎臨深恐墜履薄恐陷曾子言此詩者喻已常戒慎恐有所毀傷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者小子弟子也言乃今日後自知免於患難矣呼弟子者欲使聽識其言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

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

氣斯遠鄙倍矣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

蹙蹙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

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

耳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

戒之以此邊豆禮器禮也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者來問疾也曾子言之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

先以此言告之言我將死言善可用也君子所貴乎

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詞

氣斯遠鄙倍矣者此其所戒之辭也道謂禮也言君

子所崇貴乎禮者有三事也動容貌能濟濟蹙蹙則

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誑

之出詞氣能順而說之則無鄙惡倍戾之言入於耳

也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

相次而言也暴慢鄙倍同是惡事故俱云遠信是善

禮之事則有所主者存焉此乃事之小者無用親之

子武伯之子名捷是也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

言善可用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魏顆父病因命使

殺妾以殉又晉趙孟孝伯疾將死其語倫又晉程鄭

問降階之道鄭然明以將死而有惑疾此等並是將

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曾子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者但人之疾患其深有淺淺則神正深則神亂故魏

穎父初欲嫁妾是其神正之時曾子云其言也善是

其未困之日且曾子賢人至困猶善其中庸已下未

有疾病天奪之魄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鄭之徒

不足怪也禮器正義曰周禮天官籩人掌四

論語

卷之八

源古閣

籩之實籩人掌四豆之實鄭註云籩竹器如豆者其

容實皆四升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豆盛

菹醢籩盛棗栗以供祭

祀享燕故云禮器也

禮器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按包曰按報也言見侵犯不報答者吾友嘗

從事於斯矣馬曰友謂顏淵

曾子至斯矣正義曰此章稱顏淵之

德行也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

實若虛犯而不按者按報也言其好學持謙見侵犯

而不報也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言能行此上之事

我同志之友顏淵嘗從事於斯矣言能行此上之事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

可以寄百里之命孔曰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

可奪也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君子人

與君子人也曾子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德

可委託以幼少之君也若周公霍光也可以寄百里

之命者謂君在亮陰可當國攝君之政令也臨大節

而不可奪也者奪謂傾奪大節謂安國家定社稷言

事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臨時固守羣衆不可傾奪

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者言能此已上之事可以謂

之君子人與與者疑而未定之辭審而察之能此上

事者謂君子無復疑也故又云君子人也

六尺之孤幼少之君正義曰鄭玄註此云六尺之孤

年十五已下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寄託非

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周禮

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

六十有五皆征之以其國中七尺為二十對六十野

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按五年明知六尺

與七尺早按五年故以六尺為十五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包曰弘大也

毅強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孔曰：以仁為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

曾子至遠乎？正義曰：此章明士行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者，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言士能弘毅，然後能負

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者，復明任重道遠之事也。言仁以為己任，人鮮克舉之，是他物之重莫重於此焉。他人行仁，則

日月至焉而已矣。士則死而後已，是遠莫遠焉。

子曰：興於詩，成於樂，立於禮。

包曰：禮者所以立身，成於樂。包曰：樂所以成性。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正義曰：此章記人立身成德之法也。興起也。言人脩身當先起於詩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義曰：此章言聖人之道深遠，人不易知也。由用也。

民可使用之，而不可使知之者，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故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

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必將為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包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小人之行也。言好勇之人患疾已貧者，必將為逆亂也。人若本性不仁，則當以禮孫接，不可深疾之。若疾

惡太甚亦使為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註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已正義曰此章戒人驕吝也周公旦也大聖之人也才美兼備設人有周公之才美使為驕吝且鄙吝其餘雖有善行不足觀也言為鄙吝所捨棄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註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

也穀善也言人勤學三歲必至於善若三歲學不至

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

包曰言行當常然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

亂之兆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

也

子曰至恥也正義曰此章勸人守道也子曰篤信好學者言厚於誠信而好學問也守死善道者守節至死不離善道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者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兆也

汚君之祿以致富貴也
言人之為行當常如此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正義曰此章戒人侵官也
言不在此位則不得謀此位之政欲使各專一守於

其本職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鄭曰師摯魯大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

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

洋盈耳聽而美之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
乎盈耳哉正義曰此章美正樂
之音也師摯魯太師名也始猶首也關雎周南篇名
正樂之首章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

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
理其亂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子曰狂而不直

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侗而不愿

曰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慤慤而不信

慤也宜可信吾不知之矣

孔曰言皆與常度反我

不知之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正義
曰此章勸學也言學自外入至

言言政
熟乃可長久故勤學汲汲如不及猶
恐失之也何況怠惰而不汲汲者乎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言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

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正義曰此章美舜禹也巍巍高大之稱言舜禹之有天下自以功德受禪不與求而得之所以其德巍巍然高大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

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

焉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

其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功成化隆高大巍巍

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

至文章正義曰此章歎美堯也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者則法也言大矣哉堯之為君也聰明文思其德高大巍巍然有形之中唯天為大萬物資始四時行焉唯堯能法此天道而行其化焉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者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者言其治民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然煥乎其有文章者煥明也言其立文垂制又著明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子曰予有亂臣十人

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

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註

孔曰唐者堯號

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註

包曰殷紂淫亂

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舜有至已矣正義曰此章人而天下治者言帝舜時有大才之臣五人而天下大治五人者禹也稷也契也皋陶也伯益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者亂治也周武王曰我有治官之臣十人者謂周公旦也召公奭也太公望也畢公也藥

公也太顛也閔天也散宜生也南宮适也其一人謂文母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者記者舉舜及武王之時大才之人於上遂載孔子之言於下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也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周最為盛多賢才也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此孔子因美周文王有至聖之德也言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

註

案史記及

舜典禹名文命鯀之子也舜命作司空平水土之官也稷名棄帝嚳之子也舜命為后稷布種百穀之官也契亦帝嚳之子也舜命為司徒布五教之官也皋陶字庭堅顓頊之後舜命作士理官也伯益皋陶之子舜命作虞官掌山澤之官也

曰至文母正義曰云亂治也釋詁文云十人謂周公旦以下者先儒相傳為此說也案史記世家云周公

名旦武王之弟也封於魯食采於周謂之周公召公
 名奭與周同姓封於燕食邑於召謂之召公太公望
 呂尚也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
 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
 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
 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黿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
 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
 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
 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太
 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
 子之美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
 是其名字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畢
 榮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畢公文王庶子太閔散南
 宮皆氏顛天宜生適皆名也文母文王之后大妣也
 從夫之諡武王之母謂之文母周南召南言后妃夫
 人者皆是也國孔曰至然乎正義曰云唐者堯號虞
 者舜號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嚳之子帝嚳之弟嚳
 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書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

升為天子遂以為號或謂之陶唐氏書曰惟彼陶唐
 世本云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易稱
 殷商也案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為國號後盤庚遷
 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
 唐蓋以二字為名所稱或單或複也舜之為虞猶禹
 之為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如舜氏曰有虞顓頊
 已來地為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
 王肅云虞地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
 今河東大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為
 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及王天下遂為天子之號故從
 微至著常稱虞氏國包曰至至德正義曰云殷紂淫
 亂紂紂為淫亂書傳備言若泰誓云沈湎冒色敢行
 暴虐之類是也云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者鄭玄詩
 譜云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而脩
 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
 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是謂文王繼
 父之業為西伯也殷之州牧蓋亦八命如旱麓傳云九命
 禮八命作牧殷之州牧蓋亦八命如旱麓傳云九命

言言頭
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
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
為王者之後太王王季皆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
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
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錫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
諸侯為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
王之時賜九命為西長始受圭瓚秬鬯皆以為王季
受九命作東西太伯鄭不見孔叢之書早麓之箋不
言九命則以王季為州伯也文王亦為州伯故西伯
哉黎註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
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為州伯明王季亦為
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乘鞭作牧王逸註云
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
政為雍州牧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為牧
明非太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
以繼父為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
周本紀云季歷娶大任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
有興者其在昌乎後果受命為文王也云天下歸周

者三分有二而猶服事殷者鄭玄又云於時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
德而從之鄭既引論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
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揚歸文王其餘冀青兗屬紂九
州而有其六是為三分有其二也書傳云文王率諸
侯以事紂是猶服事殷也紂惡貫盈文王不忍誅伐
猶服事之故
謂之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
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

已不能復間廁其間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馬曰

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包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

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禹吾無間然矣

注

子曰至然矣正義曰

此章美夏禹之功德也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者間謂問也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已不能復問其間也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者此下言其無間之也非薄也薄已致美乎鬼神者此下言其無間之也靜也惡衣服而致美乎鬼神者此下言其無間之也降損其常服以盛美其祭服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溝洫田間通水之道也言禹卑下所居之宮室而盡力以治田間之溝洫也以常人之情飲食務於肥濃禹則淡薄之衣服好其華美禹則麤惡之宮室多尚高廣禹則卑下之飲食鬼神所享故云致孝祭服備其采章故云致美溝洫人功所為故云盡力也禹吾無間然矣者美之深故再言之**注**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正義曰鄭玄注此云蔽是祭服之衣冕具冠也左傳晉侯以蔽冕命士會亦當然也蔽蔽膝也祭服謂之蔽其他謂之鞞俱以韋為之制同而色異鞞各從裳色蔽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

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悉皆有蔽故禹言蔽冕左傳亦言蔽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周禮司服云王之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左傳士會蔽冕當是希冕也此禹之蔽冕則六冕皆是也**注**包曰至八尺正義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者案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註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與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為屋屋具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

詩言疏

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
沿澮是溝洫之法也

卷之八

汲古閣

論語註疏解經卷八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九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子罕第九

疏正義曰此篇皆論孔子之德行也故以次泰伯堯禹之至德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疏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

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疏子罕

言利與命與仁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希言難及之事也罕希也與及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以其利命仁三者常人寡能及之故罕言也**疏**罕者至言也正義曰釋詁云希罕也轉互相訓故罕得為希也云利者義之和也者乾卦文言文也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

論語疏

卷之九

汲古閣

此云利者謂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於義法天之利也云命者天之命也者謂天所命生人者也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窮通天壽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之命也云仁者行之盛也者仁者愛人以及物是善行之中最盛者也以此三者中知以下寡能及知故孔子希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國鄭曰達巷

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

執射乎吾執御矣

國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

國達巷至御矣正義曰此章論孔子道藝該博也達巷黨人

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者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吾執御矣者孔子聞人美之承之以謙故告謂門弟子曰我於六藝之中何所執守乎但能執御乎執射乎者疑而未定之辭又復謙指云吾執御矣以為人僕之卑故云吾執御矣謙之甚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國孔曰冕緇布冠也

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國王曰臣

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

今從下禮之恭也

國子曰至從下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從恭儉吾從眾者冕緇布冠

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故云麻冕禮也今也謂當孔子時純絲也絲易成故云純儉用絲雖不合禮以其儉易故孔子從之也拜下禮也今拜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者禮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拜是禮也今時之臣皆拜於上長驕泰也孔子以其驕泰則不孫故違眾而從下拜之禮也下拜禮之恭故也孔曰至從儉正義曰云冕緇布冠也者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冕得為緇布冠也士冠禮曰陳服緇布冠頰項青組纓屬于頰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蔽之可也云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者鄭註喪服云布八十縷為升王曰至恭也正義曰云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者案燕禮君燕卿大夫之禮也其禮云公坐取大夫所勝解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

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行禮下拜然後升成也禮也

子絕四毋意

以道為度故不任意毋必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

毋我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與唯道是從

故不有其身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正義曰此章論孔子絕去四事與常人異也

毋不也我身也常人師心徇惑自任已意孔子以道為度故不任意常人行藏不能隨時用舍好自專必惟孔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專必也常人之情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好堅固其所行也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不固行也人多制作自異以擅其身孔子則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聚和光同塵而不自與故

不有其身也

子畏於匡匡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陽虎曾暴

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行後剋為夫子御

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

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匡孔曰茲

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匡孔曰文王

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

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

人其如予何匡馬曰其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

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

違天以害已也匡子畏至予何正義曰此章記孔子

兵圍孔子記者以衆情言之故云子畏於匡者謂匡人以

子無所畏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者孔子以弟

子等畏懼故以此言論之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

文豈不見在我此身乎言其文身在我此身也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者後死者孔

子自謂也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已為後死者言

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與知之今既使我知之

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

何者如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

傳之匡人其欲奈我何言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已也

匡包曰至圍之正義曰此註皆約世家述其畏匡之

由也案世家云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剋為僕以

策指之曰昔日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貌類陽虎拘焉五日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已下文與此正同是其事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

藝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

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

當多能

疏

大宰至多也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多小藝

能也者大宰大夫官名大宰之意以爲聖人當務大

忽小今夫子既曰聖者與又何其多能小藝乎以爲

疑故問於子貢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者將大也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

曰大宰知我乎者孔子聞大宰疑已多能非聖故云

知我乎謙謙之意也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者又說

以多能之由也言我自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

鄙人之事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者又言聖人君子

當多能乎哉言君子固不當多能也今已多能則爲

非聖所以爲謙謙也

孔曰至小藝正義曰云大宰

大夫官名者案周禮大宰六卿之長卿即上大夫也

故云大夫官名也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者以當時

惟吳宋二國上大夫稱大宰諸國雖有大宰非上大

大宰
語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

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牢曰子云吾不

此章論孔子多技藝之由但與前章異時而語故分

之牢弟子琴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於

時故多能技藝也牢弟子子牢也正義曰家語弟子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

未必盡今我誠盡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

兩端而竭焉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

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

子曰至竭焉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教人必盡其誠

也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知者意之所知也

孔子言我有意之知不盡以教人乎哉無之也常

人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

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者此舉無知而誠盡之事

也空空虛心也叩發動也兩端終始也言設有鄙賤

之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

以告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言我教鄙夫尚竭盡

所知況知禮義之弟子乎明無愛惜乎其意之所知

也知者至誠盡正義曰云知者知意之知也者知

意之知猶意言意之知也云知者知言未必盡者言

他人之短者言之以教人未必竭盡所知謂多所愛

惜也云今我誠盡者謂孔子言今我教人實

盡其意之知無愛惜也故云無知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曰聖人受命

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傷時無明君也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則時無聖人也故歎曰吾已矣夫傷不得見也

子曰至是也正義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者禮器云升中於天而鳳皇降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鳳皇來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頤鷄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算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安寧鄭玄以為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為河圖即八卦是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子曰**包曰冕者冠也大夫

之服瞽盲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子曰**包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子曰**至必趨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齊衰周親之喪服也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冕冠也大夫之服也瞽盲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者作起也趨疾行也言夫子見此三種之人雖少坐則必起行則必趨

顏淵喟然歎曰**子曰**喟歎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曰**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子曰**言恍惚不可為形象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子曰**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所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

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國 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

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

立。**國** 顏淵至也。已正義曰：此章美夫子之道也。顏淵

在後者，喟歎聲也。彌蓋也。顏淵喟然發歎，言夫子之

道高堅，不可窮盡，恍惚不可為形象，故仰而求之，則

益高，鑽研求之，則益堅，瞻之似若在前，忽然又復在

後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者，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

夫子以此道教人，循循然有次序，可謂善進勸人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者，末無也。言夫子既開博我以文章，又節約我以禮節，使我欲罷止而不能已。

竭盡我才矣。其夫子更有所創立，則又卓然絕異，已雖欲從之，無由得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尤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

子疾病。**國** 包曰：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國** 鄭曰：孔

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病間曰：

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國 孔曰：少差曰間。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且予

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國** 馬

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

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國** 孔曰：君

臣禮葬予死於道路乎。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

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子疾至

義曰：此章言孔子不欺也。子疾病者，疾甚曰病。子路

使門人為臣者，以孔子嘗為魯大夫，故子路欲使弟

子行其家臣之禮。以夫子為大夫，官也。病間曰：久矣

哉。由之行詐也者，少差曰間。當其疾甚時，子路以門

人為臣，夫子不知及病少差知之，乃責之。言子路久

有是詐欺之心，非今日也。故云久矣。哉，由之行詐也

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者，言我既去大夫，是

人蓋知之，是人不可欺。故云吾誰欺。既人不可欺，乃

欲遠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

三子之手乎者，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言就使我

有臣，且我等其死於臣之手，寧如死於其弟子之手

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者，大葬謂君臣

禮葬。言且就使我縱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

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言必不至死於道路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馬

曰：韞，藏也。匱，匱也。謂藏諸匱中，沽賣也。得善賈，寧肯

賣之邪。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包曰：沽

之哉，不銜賣之辭。我居而待賈。子曰：子貢至者也。正義

德待用也。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

而沽諸者，子貢欲觀孔子聖德，藏用何如。故託玉以

容問也。韞，藏也。匱，匱也。諸，之。沽，賣也。言人有美玉於

此，藏在匱中而藏之，若求得善賈之賈，寧肯賣之邪。

君子於玉比德。子貢之意，言夫子有美德而懷藏之

若人虛心盡禮求之，夫子肯與之乎。子曰：沽之哉，沽

之哉。我待賈者也者，孔子答言我賣之哉，不銜賣之

辭。雖不銜賣我居而待賈，言有人虛心盡禮以求我

道我即與之而不吝也

子欲居九夷。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或曰：陋如

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馬曰：君子所居則

化。子欲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論孔子疾中國無明

時無明君，故欲居東夷。或曰：陋如之何者，或人謂孔

子言東夷僻陋無禮，如何可居。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之有者，孔子答或人言。君子所居則化，使有禮義。故

云何陋之有。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正義曰：案東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夷陽夷。又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節、五曰鳧夷、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曰：反

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

故雅頌各得其所。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此章記孔子

子言正廢樂之事也。孔子以定十四年去魯，應聘諸國，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

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子之將攻

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籛籛之事，則嘗學之矣。甲

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註云：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

困，何有於我哉。馬曰：困，亂也。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

論語卷之九 卷之九 汲古閣

之

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言忠順孝悌哀喪慎酒之事也困亂也言出仕朝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其孝悌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嘗為酒亂其性也他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包曰逝往也言

凡往也者如川之流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正義曰此章記孔子

感歎時事既往不可追復也逝往也夫子因在川水之上見川水之流迅速且不可追復故感之而興歎言凡時事往者如此川之流夫不以晝夜而不舍止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包曰疾時人薄於德而厚

於色故發此言包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義曰此章孔子疾時人薄於德而

厚於色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包曰簣土籠也

此勸人進於道德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

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

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包曰平地

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

其欲進而與之包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義曰此章孔子勸

簣止吾止也者簣土籠也言人之學道垂成而止前功雖多吾不與也譬如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吾止而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言言頭 卷之九 湯古閣
者言人進德脩業功雖未多而強學不息則吾與之
也譬如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
少而薄之據其欲進
故吾則往而與之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國 顏淵解故語之而不

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 國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

章美顏回也惰謂懈惰也言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
惰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解惰者其惟顏回也

與顏淵
解故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國 包曰孔

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 國 子謂顏淵曰惜乎

其止也正義曰此章以顏回早死孔子於後歎
息之也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國 孔曰

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 國 子曰苗而不

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正義曰此章亦以顏回早卒孔
子痛惜之為之作譬也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

人亦
然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國 後生謂年少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 國 子曰至也

此章勸學也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者後生謂年少也言年少之人足以積學成德誠可
畏也安知將來者之道德不如我今日也四十五十

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者言年少時不能積學
成德至於四十五十而令名無聞
雖欲強學終無成德故不足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孔曰人有過以

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為貴。與與

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馬曰與恭也謂恭孫謹

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釋行之乃為貴說而不

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曰至已矣正

也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者謂人有過

以禮法正道之言告語之當時口無不順從之者口

雖服從未足為貴能必自改之乃為貴耳與與之言

能無說乎釋之為貴者與恭也釋尋釋也謂以恭孫

謹敬之言教與之當時聞之無不喜說者雖聞之喜

說未足為貴必能尋釋其言之乃為貴也說而不

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者謂口雖說從而

行不尋釋追改疾夫形服而心不化故云末如之何

猶言不可奈何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慎所主友

有過務改皆所以為益。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

者過則勿憚改正義曰此

章戒人忠信改過也主猶親也憚猶難也言凡所親

狎皆須有忠信者也無得以忠信不如己者為友也

苟有其過無難於改也學而篇

已有此文記者與人故重出之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孔曰三軍雖

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

其志不可得而奪也。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

守志不移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帥謂將也匹夫謂

庶人也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

論語

卷之六

十三

論語

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士大夫已上有妾媵庶人賤但夫婦相匹配而已故曰匹夫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孔曰緼泉著不伎不求何用不臧馬曰伎害也臧

善也言不伎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疾貪惡伎害之

詩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馬曰臧

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為善子曰至以臧

善仲由也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者緼泉著也緼袍衣之賤者狐貉裘之貴

者常人之情著破敗之緼袍與著狐貉之裘者竝立則皆慙恥而能不恥者唯其仲由也與不伎不求何

用不臧者伎害也臧善也言不伎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言仲由不伎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此詩邶風

雄辯之篇疾貪惡伎害之詩也孔子言之以善子路也子路終身誦之子路以夫子善已故常稱誦之其伐善故抑之言人行尚復有美於是者此何足以為善子曰緼泉著正義曰玉藻云緼為繭緼為袍鄭玄云衣有著之與名也緼謂今之新繭緼謂今緼及舊絮也然則今云泉著者雜用泉麻以著袍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大寒之歲眾木皆

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平歲則眾木亦有不死者故

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整與君

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子曰歲寒

柏之後彫也正義曰此章喻君子也大寒之歲眾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若平歲則眾木亦有不死

子曰無畏懼

補

論語疏 卷之六 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
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子曰知者不惑 子曰不惑亂 仁者不憂 子曰無憂

患勇者不懼 子曰知者不惑 仁者不憂 勇者不懼 子曰無憂

亂仁者知命故無憂患 勇者果敢故不恐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 子曰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

未必能之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子曰雖能之道未必

能有所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子曰雖能有所立未必能

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 逸詩也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

見一作知

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

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

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

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

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 子曰至之有正義曰此章

未可與適道者適之也言人雖可與共學所學或得

異端未必能之正道故未可與也可與適道未可與

立者言人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故未可與也可

與立未可與權者言人雖能有所立未必能隨時變

通權量其輕重之極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

思室是遠而者此逸詩也唐棣移也其華偏然而

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亦先反常而後至於大順

也豈不爾思者言誠思爾也誠思其人而不得見者

論語疏

卷之六 十五

唐棣

言言其室遠也。以喻思懼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者。言夫思者當思其反常。若不思是反。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懼可知。唯不知思爾。儻能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記者嫌與詩言相亂。故重言子曰也。包唐棣也。正義曰。釋木文也。舍人曰。唐棣一名棣。郭璞曰。似白楊。江東呼夫棣。詩召南云。唐棣之華。陸璣云。與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

論語註疏解經卷九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鄉黨第十

疏正義曰。此篇惟記孔子在魯國鄉黨中言行。故分之。以次前篇也。此篇雖曰一章。其間事義亦以類相從。今各依文解之。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疏王曰。恂恂溫恭之貌。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疏**鄭曰。便便辯也。雖辯而敬謹。

也。雖辯而敬謹。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疏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與上

大夫言聞聞如也

註

孔曰聞聞中正之貌君在踧踖

如也與與如也

註

馬曰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之貌

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疏

孔子至與與如也正義曰此

也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溫恭之貌言孔子在於鄉黨中與故舊相接常溫和恭敬恂恂然如似不能言語者道其謙恭之甚也凡言如也者皆謂如此義也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者便便辯也宗廟行禮之處朝廷布政之所當詳問極言故辯治也雖辯而唯謹敬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聞聞如也者侃侃和樂之貌聞聞中正之貌下大夫稍卑故與之言可以樂上大夫卿也爵位既尊故與之言常執中正不敢和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者君在謂視朝時也踧踖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既當君在之所故恭敬使威儀中適不敢懈惰也

君召使擯

註

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色勃如

也孔曰必變色足躩如也

註

包曰足躩盤辟貌揖

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

註

鄭曰揖左人左其

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檐如也趨進翼

如也孔曰言端好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註

鄭

曰復命自君賓已去矣

疏

君召使擯至顧矣正義曰

擯之禮也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若勃然變色也足躩盤辟貌既傳君命以接賓故必變色而加肅敬也足容盤辟躩然不敢懈慢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者謂交擯傳命時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檐如也趨進翼如也者謂疾趨而進張洪端好

如鳥之張翼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謂賓禮畢。上擯送賓出，反告白。君賓已去矣，不反顧也。鄭曰：謂傳擯時也。案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二人。是以公來，至門外，直當闕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嚮而立，鄭註考工記云：軹，鼓末也。其侯伯立當前，立，在君之北，遷迤西北，竊謂車軹，其君當軹而九介。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遷迤東南，南立竊，西嚮也。使未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求諸已，恐為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次，繼傳上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

至於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知傳辭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文，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鄭註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闕西北嚮，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之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之使，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闕外，闕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遷迤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

Handwritten notes on a vertical strip of paper,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禮記' and '卷之十三'.

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觀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以爲擯之禮依次傳命故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使衣前後襜如也鄭曰復命白君賓已去矣正義曰案聘禮行聘享私覲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復鄭註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曰斂身立不中門行不

履闕孔曰闕門限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包

曰過君之空位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

屏氣似不息者孔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

摳衣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孔曰先屏氣

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孔曰沒

盡也下盡階復其位蹶蹶如也孔曰來時所過位

入公門至蹶蹶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記孔子趨朝

之禮容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者公君也鞠躬斂也躬身也君門雖大斂身如狹小不容受其身也立不中門者中門謂棖闌之中央君門中央有闌兩旁有棖棖謂之門棖棖闌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不得當之而立也行不履闕者履踐也闕門限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竝爲不敬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者過位過君之位人臣過之宜敬故勃然變色足盤辟而爲敬也其言似不足者下氣怡聲如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

摳衣也。將升堂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裳使起，恐衣
 長轉足躡履之，仍復曲斂其身，以至君所，則屏藏其
 氣，似無氣息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也。者以
 先時屏氣，出下階一級，則舒氣，故解其顏色怡怡然。
 和悅也。沒階趨進，翼如也。沒盡也。下盡階，則疾趨而
 出。張拱端好，如鳥之舒翼也。復其位，踧踖如也。者復
 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又踧踖恭敬也。闕門限，正
 義曰：釋宮云，秩謂之闕。孫炎云：闕，門限也。經傳諸註
 皆以闕為門限，為內外之限約也。衣，下曰齊，攝齊
 者，摳衣也。正義曰：曲禮云，兩手摳衣去齊尺。鄭註云
 齊謂裳下緝也。然則衣謂裳也。對衣則上曰衣，下曰
 裳。散則可通，故此云摳衣。摳，提挈也。謂提挈裳前，使
 去地一尺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包曰：為君使，聘問鄰國，執持

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

足躡躡如有循。

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

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躡躡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享禮

有容色。

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

實，私覲愉愉如也。

鄭曰：覲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

愉愉顏色和。

為執圭至愉愉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記

躬如也。如，不勝者，言執持君之圭，以聘鄰國，而鞠躬
 如不能勝，舉慎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者，上謂授玉
 時宜敬，故如揖也。下謂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
 授時不敢忘禮也。勃如戰色，足躡躡如有循者，亦謂
 執圭行聘時，戰栗其顏色敬也。足則舉前曳踵而行，
 躡躡如有所循也。享禮有容色者，享獻也。聘禮既聘
 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聘時執圭致命，故勃如戰色。至
 行享時，則稍許有容色，不復戰栗。私覲愉愉如也者，

覲見也。愉愉，顏色和也。謂既享，乃以私禮見，故顏色
 愉愉然和悅也。包曰：至之至，正義曰：云為君使聘，
 問鄰國執持君之圭者，案聘禮云：賓襲執圭，致命公
 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是其事也。凡執玉之
 禮，大宗伯云：公執桓圭，註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
 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故玉人云：命圭九寸，公
 守之，是也。宗伯又云：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註云：蓋皆
 象以人形為琢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
 皆長七寸，故玉人云：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
 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江南儒者解云：直者為信
 其文縟細曲者為躬。其文麤畧，義或然也。宗伯又云：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註云：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
 安人，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蓋琢為穀稼及蒲葦之文，
 蓋皆徑五寸，故大行人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寸
 是也。凡圭廣二寸，厚半寸，剡上左右，璣寸半，知者聘
 禮記文，其璧則內有孔，外有肉，其孔謂之好，故爾雅
 釋器云：內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
 之環。此謂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也。

故典瑞前既陳，玉則云：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
 見亦如之，是也。其公侯伯朝后，皆用璋，知者以聘禮
 聘君用圭，聘夫人以璋，則知於天子及后亦然也。其
 子男既朝，王用璧，朝后宜用琮，以璧琮相對，故也。鄭
 註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
 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
 其玉大小各如其命，數知者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
 以享天子，是也。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
 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明相朝禮亦當然。
 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琥享君，以璜享夫人，明相朝禮亦當然。
 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
 其瑞是也。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諸侯，則享用琥璜，下
 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瑗圭璋八寸，璧琮八
 寸，以規聘是也。包曰：足縮縮，如有循，舉前曳踵，行正義
 曰：案玉藻云：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踵，謂足後
 跟也。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縮
 縮如也。言舉足狹數縮縮如也。玉藻又云：罔豚行不
 舉足，齊如流。鄭註云：罔，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

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鄭曰至庭實正義曰享獻也釋詁文也云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者案觀禮侯氏既見正乃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玄云四當為三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物非一國所能有唯國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眾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鄭玄觀禮之註所言出於彼也諸侯相朝聘其禮亦然案聘禮賓裼奉束帛加璧享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小行人職云合六幣圭以

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註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是也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等及使卿大夫覲聘亦如之是用圭璧有庭實也註既享乃以私禮見正義曰案聘禮賓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覲註云覲見也卿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是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註孔曰一入曰緌飾者不以為領袖

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似衣齊服緌者三年練以緌飾衣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為飾衣紅紫

不以爲褻服

註

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

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註

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緇

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

註

孔曰

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私家裘長主溫短右袂便作

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註

孔曰今之被也狐貉之

厚以居

註

鄭曰在家以接賓客去喪無所不佩

孔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

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羔裘玄冠不以弔

註

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吉月必朝服而朝

註

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齊必有明衣布

孔曰以布爲沐浴衣

註

君子至明衣布正義曰此一

不以紺緹飾者君子謂孔子也紺玄色緹淺絳色飾

者領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緹者

三年練以緹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

紅紫不以爲褻服者紅南方間色紫北方間色褻服

私居服非公會之服以其紅紫二色皆不正故不以

爲褻服褻服尚不用則正服無所施可知也但言紅

紫則五方間色皆不用也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者衫單也絺綌葛也精曰絺麤曰綌暑則單服必加

尚表衣然後出之爲其形褻故也緇衣羔裘素衣麕

裘黃衣狐裘者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

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

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天加裘裘上加裼

衣。葛上。加朝服。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黑羊裘也。故用緇衣以裼之。麕裘鹿子皮以爲裘也。故用素衣以裼之。狐裘黃。故用黃衣以裼之。褻裘長。短右袂者。便作事也。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者。今之被也。狐貉之厚以居者。謂在家接賓客之裘也。居家主溫。故厚爲之。去喪無所不佩者。去除也。居家無飾。故不佩。除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惟裳必殺之者。殺謂殺縫。凡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也。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也。吉月弔者。凶主素。吉主玄。故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言每朔日必服皮弁之服。以朝於君也。齊必有明衣布者。將祭而齊。則必沐浴。浴竟而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明衣以布爲之。故曰齊必有明衣布也。孔曰。至飾衣。正義曰。云一入曰緇。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者。案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註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緇。今禮俗文作爵。言

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說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緇緇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詩云。緇衣之宜。今玄謂此同色耳。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凡玄色者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今孔氏云。一入曰緇者。未知。出何書。又云。緇者三年練。以緇飾衣。則以讀緇爲緇。案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練。練衣則以讀緇爲緇。以黃爲內。練爲飾。黃之色。昇於纁。纁纁之類。明外除。故曰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云。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云。紺者齊服。色是紺。爲青赤色也。故爲齊服。盛色若以爲領。袖緣。飾則似衣齊服也。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謂中衣外裘。其色皆相稱也。此經云。緇衣羔裘者。謂朝服也。知者。案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爲內朝。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註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衣色玄。玄卽緇色之小別。此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

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下文又曰羔裘玄冠不以
 乎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裼
 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故知緇衣
 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其素衣麕裘則在
 國視朝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皆然故鄭玄註此云素
 衣麕裘視朝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
 故聘禮云裼降立註引玉藻云麕裘青豸衷絞衣以
 裼之又引此云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
 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
 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其黃衣狐裘謂大蜡
 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
 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
 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
 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
 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
 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
 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
 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

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
 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云祭謂既蜡臘先
 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
 也此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
 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是此三者
 之服中衣與外表其色皆相稱也孔曰至佩也正
 義曰云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者案玉藻云古之君
 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
 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紱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紱士佩
 瑀玟而緼組紱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紱是非居
 喪則備佩此所宜佩也王曰衣必有殺縫惟惟裳
 無殺也正義曰謂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在裳
 裳其制正幅如帷各曰帷裳則無殺縫其餘服之裳
 則亦有殺縫故深衣之制要在縫半下縫齊倍要喪
 服之制裳內削幅註云削猶殺也孔曰喪主素吉
 主玄吉凶異服也正義曰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
 有哀素之心註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又

為常儀禮疏作為裳

禮祭服皆玄衣服是喪主素吉主玄也。孔曰至弁服正義曰云吉月月朔也者以詩云二月初吉周禮云正月之吉皆謂朔日故知此吉月謂朔日也云朝服皮弁服者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註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常辟盛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

齊必變食。孔曰改常饌居必遷坐。孔曰易常處食

不厭糲膾不厭細食。孔曰饋餽臭味變魚

餒而肉敗不食。魚敗曰餒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

飪不食。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時不食。鄭曰

不時非朝夕日中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

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孔曰撤去也

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不多食。孔曰不過

飽祭於公不宿肉。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醴歸則

頒賜不畱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食不

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孔曰齊嚴

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齊必至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齊祭飲食居處

之事也。齊必變食者，謂將欲接事鬼神，宜自潔淨，故改其常饌也。居必遷坐者，謂改易常處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者，食飯也。牛與羊魚之腥，而切之為膾。飯與膾，所尚精細也。食饘而餲，魚飯而肉敗，不食者。饘，餲臭味變也。魚敗曰餲，言飯之氣味變及魚肉敗壞，皆不食之。色惡不食，臭惡不食者，謂飯食及肉顏色香臭變惡者，皆不食之。失飪不食者，謂饌失生熟之節也。不時不食者，謂非朝夕日中時也。割不正不食者，謂折解牲體，春脅臂臠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不得其醬不食者，謂魚膾非得芥醬則不食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者，謂魚膾非得有肉雖多，食之不可使過食氣也。唯酒無量不及，此者，唯人飲酒無有限量，但不得多，以至困亂也。沽酒者，市脯不食者，沽賣也。酒不自作，未必精潔，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也。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不撤薑食者，撤去也。齊禁葷

物，葷者而不臭，故不去也。不多食者，不可過飽也。自此已上，皆蒙齊文。凡言不食者，皆為不利人，亦齊者孔子所慎。齊必嚴敬，若必食之，或致困病，則失嚴敬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然，祭於公，不宿肉者，謂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頒賜，不留神惠，經宿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者謂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慢鬼神之餘也。食不語寢，不言者，直言曰言，答述曰語。方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寢息宜靜，故不言也。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者，祭謂祭先齊嚴敬，貌言蔬食也。菜羹，也。瓜也。三物雖薄，將食祭先之時，亦必嚴敬。○孔曰：饘，餲臭味變。正義曰：釋器云：食饘謂之餲。郭璞云：飯饘，餲也。說文云：饘，傷熱也。蒼頡篇云：食臭敗也。字林云：饘，傷熱也。敗曰餲。正義曰：釋器云：肉謂之敗。魚謂之餲。郭璞云：敗臭，壞也。餲，肉爛也。○孔曰：至必敬。正義曰：云三物雖薄，祭之必敬者，祭謂祭先也。案玉藻云：唯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知此三者雖薄，亦祭先也。若祭之亦必齊敬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疏**孔曰：杖者，老

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

而後出。**疏**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正

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如此之類，是禮之正也。若不正，則孔子不坐也。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則從而後出也。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疏**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

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疏**鄉人儺朝服而立於

孔子存室神之禮也。儺，索室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孔子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鬼神依人，庶其依已而

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疏**孔曰：拜送使者敬也。**疏**問

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正義曰：此記孔子遣人之禮也。問猶遺也。謂因問有物遺之也。問者或自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表其意，故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箚筭，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此孔子凡以物問遣人於他邦者，必再拜而送其使者，所以示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疏**包曰：饋，孔子藥曰：丘未達，不敢

嘗。**疏**孔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疏**康子饋藥拜

未達，不敢嘗。止義曰：此明孔子受饋之禮也。魯卿季康子饋孔子藥，孔子拜而受之。凡受人饋遺，可食之物，必先嘗而謝之。孔子未達其藥之故，不敢先嘗。故曰：丘未達，不敢嘗，亦其禮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鄭曰重人賤畜退朝

自君之朝來歸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正

謂孔子家廐被火也孔子罷朝退歸承告而問曰廐

焚之時得無傷人乎不問傷馬與否是其重人賤畜

之意不問馬句記者之言也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

頌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孔曰薦其先祖君賜生

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鄭曰於君祭則先飯

矣若為君嘗食然疏君賜至先飯正義以此明孔子

受君賜食及侍食之禮也君賜

食必正席先嘗之者謂君以熟食賜已必正席而坐

先品嘗之敬君之惠也君賜必多不可留君之惠既

嘗當以頌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者謂君賜已生肉

必烹熟而薦其先祖榮君賜也熟食不薦者喪也君

賜生必畜之者謂君賜已牲之未殺者必畜養之以

待祭祀之用也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者謂君召已共

食時也於君祭時則先飯矣若為君嘗食然鄭曰

至食然正義曰云於君祭則先飯矣者曲禮云主人

延客祭註云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君子不

忘本者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

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先自祭

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

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

祭後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也故

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

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

疏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正義曰此明孔子有疾君來視之時也拖加也紳大帶也病者常居北牖下為君來視則暫時遷鄉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以病臥不能衣朝服及大帶又不敢不衣朝服見君故但加朝服於身又加大帶於上是禮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註**鄭曰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

之**疏**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正義曰此明孔子急趨君命也俟猶待也謂君命召已不待駕車而即行

出車當駕而隨之也

入太廟每事問**疏**入太廟每事問正義曰此明孔子因助祭入太廟廟中禮義祭器雖知之

猶每事復問慎之至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註**孔曰重朋友之恩無所歸

言無親昵**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正義曰此明親昵可歸孔子則曰於我殯與之為喪主也

我殯與之為喪主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註**孔曰不拜者有通財

之義**疏**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正義曰此言孔子輕財重祭之禮也朋友有通財之義故

其饋遺之物雖是車馬非祭肉不拜謝之言其祭肉則拜之尊神惠也

寢不尸**註**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居不容

疏寢不尸居不容正義曰此言孔子寢息居家之禮也

尸死人也言人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孔子則當歛屈也其居家之時則不為容儀為室家之敬難

久當和舒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孔曰狎者素親狎見冕者與瞽

者雖褻必以貌周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禮貌之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孔曰凶服送死之衣物負

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有盛饌必變色而作孔曰作

起也敬主人之親饋迅雷風烈必變鄭曰敬天之

怒風疾雷為烈見齊至必變正義曰此一節言孔

容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者狎謂素相親狎言見衣

齊衰喪服者雖素親狎亦必為變容此即哀有喪也

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者冕大夫冠也瞽盲也

謂數相見也言孔子見大夫與盲者雖數相見必

當以貌禮之此即尊在位恤不成人也凶服者式之

式負版者凶服送死之衣物也負版者是持邦國之

圖籍者也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

而馮式遂以式為敬名言孔子乘車之時見送死之

衣物見持邦國之圖籍者皆馮式而敬之也有盛饌

而起敬主人之親饋也迅雷風烈必變者迅急疾也

風疾雷為烈此陰陽氣激為天之怒故孔子必變容

以敬之也孔曰狎者素親狎正義曰案左傳宋華

弱與樂輿少相狎曲禮云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相褻

畏相貫習之名也故為素相親狎也負版者持邦

國之圖籍正義曰案周禮小宰職曰聽閭里以版圖

註云版是戶籍圖也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司書

職曰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圖籍相將之物故知負

版者是持邦國之圖籍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周曰必正立執綏所以為安車中

不內顧包曰居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

不過執轂不疾言不親指

疏

升車至親指正義曰此記孔子乘車之禮也升

車必正立執綏者綏者挽以上車之索也言孔子升車之時必正立執綏所以為安也車中不內顧者顧謂迴視也言孔子在車中不鄉內迴顧掩人之私也不疾言不親指者亦謂在車中時也疾急也以車中既高故不疾言不親有所指皆為惑人也**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轡轂正義曰衡軛是轅端橫木駕馬領者輿人註云較兩轡上出軛者則轡轂俱在車之兩傍言孔子在車中前視則不過衡軛之前傍視則不過轡轂之後案曲禮云立視五雉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註云立平視也雉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案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為一尺八寸總一圍為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尺為步總為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註云前視不過衡軛者禮言中人

之制此記聖人之行故前視但不過衡軛耳

色斯舉矣

註

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註**周

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

疏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正義曰此言孔子審去就也謂

孔子所處見顏色不善則於斯舉動而去之將所依就則必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此翔而後集一句以飛鳥喻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註

言山梁

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作起也

疏

山曰

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正義曰此記孔子感物而歎也梁橋也共具也嗅謂鼻歛其氣作起也孔子行於山梁見雌雉飲啄得其所歎曰此山梁雌雉得其時哉而人不得其時也子路失指以為

論語疏解卷十
夫
子
云
時
哉
者
言
是
時
物
也
故
取
而
共
具
之
孔
子
以
非
已
本
意
義
不
苟
食
又
不
可
逆
子
路
之
情
故
但
三
喫
其
氣
而
起
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十 終

